岁月华章

默默地坚守

姜新生(北京市)

姜合顺荣立大功时佩戴功勋章留影

父亲姜合顺阔别家乡近四十载,自1981年离休归隐田园后,就雷打不动地为姜鸿起烈士圆坟、祭奠。

自从姜鸿起牺牲以来,父亲就如此默默地坚守着这一切。这种坚守,成了他最大的快乐,也激发了乡里乡亲对姜鸿起的爱戴之情。

周口市扶沟县韭园镇太康营村几乎每年都会遭遇大雨或暴雨,姜鸿起墓会不同程度地被冲刷,墓土流失。雨过天晴,父亲的第一件事就是拉起车子,从远处取土将姜鸿起墓复圆,几十年如一日。人们费解地提醒:“清明节再圆坟不行吗……”不等其说完,父亲就坚定地回答:“不行!姜鸿起是烈士!他的墓必须随时维修保护!”

为更好地传播和颂扬英雄的事迹,1997年,父亲千方百计寻找到了50来年未曾谋面的姜鸿起的弟弟姜鸿瑶。在父亲的支持和推动下,扶沟县委宣传部、韭园镇政府、太康营村村委会、姜鸿瑶等为姜鸿起立了碑,碑身上刻有铭文、镶嵌了姜鸿起的像,在当年的清明节举行了隆重而庄严的仪式,父亲在家里大摆酒席宴请来宾。好心人相劝:“人家的丧事绝对不能安排在自己家里办,会带来晦气!”父亲置若罔闻,可见他与姜鸿起烈士的感情非同一般。

《解放军报》2022年4月24日载文《书中短短十六字 催生一座纪念馆》:“2014年11月,姜鸿起烈士纪念馆启动建设时的一幕,至今令当地人感动:烈士的老部下、时年88岁高龄的离休干部姜合顺闻讯后,决定和家人一起,到施工现场为烈士纪念馆搬一块砖。”

“我干点啥,我运砖吧……”2014年11月28日,姜鸿起烈士纪念馆施工现场,姜合顺边说边推车,一点儿也不糊涂。

姜鸿起1920 年出生于太康营村,父亲早逝,家庭贫寒。“七七事变”后,他踊跃参加地下党组织的抗日救亡运动,18岁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彭雪枫将军推荐赴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在彭雪枫将军麾下转战豫皖苏,一边行军打仗,一边编辑出版《拂晓报》《拂晓文化》等报刊。后来,在豫皖苏三地委任秘书、扶(沟)太(康)西(华)城关区任区委书记、政治委员,带领扶太西军民与国民党顽匪进行斗争。1948年6月5日,率部与敌在扶沟城西南小何庄激战,为掩护战友突围,壮烈牺牲,年仅28岁。

20世纪20年代的太康营村仅有百十户人家,是一个几百口人的小村庄。姜鸿起家庭贫穷,靠与母亲讨饭维持生计,但是,聪明好学的他12岁就在本村开办“贫民小学”,教村里的孩子读书认字。当时父亲姜合顺才6岁,因此得以免费“读书”,直到被寄养到姥爷家后,师生才被迫分开。从此,父亲与读书上学无缘。在那个懵懂的年纪,姜鸿起的形象占据了父亲幼小的心灵世界,可谓比肩父母,相差无几。喜欢上学的父亲对姜鸿起不止是思念,更融合着无尽的感激与敬仰,每每回家探亲,必登门拜访。

1946年年初,父亲遭遇“抓壮丁”事件,积攒的血汗钱全部被没收,还险些丢了性命,父亲坚定了投奔姜鸿起的决心。此时的姜鸿起刚刚被任命为中共扶太西城关区区委书记、政治委员,深入到扶沟县城区国民党的心脏里开展敌后工作,迫切需要知根知底可靠的优秀青年,父亲主动请求参军入伍,令姜鸿起喜出望外。在他的引领培养下,父亲很快成为一名合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并于1946年8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1946年7月到1947年6月,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作战,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民解放军在战斗中的不断发展壮大,积累了大兵团作战的经验,开创了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随着战事的发展,父亲作为优秀士兵离开了朝夕相处一年有余的姜鸿起,离开了扶沟县,调入河南军区参加逐鹿中原的解放战争。1950年8月,父亲接到中南军区命令,从河南军区部队抽调到21兵团,参与执行上级关于改造该团的工作。经过父亲与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部队政治质量起了根本变化”。1950年11月17日,为加强广西剿匪力量,第21兵团由湖南调往广西。父亲从“广西剿匪”血雨腥风中走来,在枪林弹雨中穿梭,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并荣立大功。荆江分洪,父亲用鲜血铸就海榆中线;新中国国防公路,父亲仍然是战斗中的一员。他把工地当成战场,把工具当成武器,夜以继日地战斗,再立新功。就是在这样艰苦恶劣的环境中,父亲仍然忘不了与战友分享姜鸿起烈士的故事。

从父亲回忆与姜鸿起的故事来看,姜鸿起并没有给予父亲什么特殊的待遇,两人亦没有生死之交的特别境遇,更多的是姜鸿起的亲和力、领导力,以及他的德才兼备使父亲心悦诚服,念念不忘。

也许是父亲人生的改写受益于姜鸿起,是姜鸿起的出现,改变了父亲的命运。世界上有一种感情,超越了亲情、友情,那就是老师对学生无微不至的关怀、细心教导之情,老师教会学生如何立足,如何做人做事。老师是学生生命中的贵人,学生感恩终身。

在父亲的影响下,自2014年起,我与周口市金融工作局副局长贾红杰、姜鸿起的侄儿姜一平等历经10年,为姜鸿起复建了故居,新建了纪念馆、陵园、国防教育园、百将敬书姜鸿起碑林、鸿起路,以及3尊青铜、汉白玉雕像,邀请百位将校军官和社会知名人士为姜鸿起作诗、题词碑廊等。纪念馆展厅现陈列有姜鸿起生平事迹图书、照片、遗物等近300件。

姜鸿起烈士纪念馆开馆以来,先后入选中国关工委“全国少先队重点课题”(全国40个之一)和“河南省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名单,并被授予“周口市中共党史教育基地”“周口市弘扬老区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示范基地”“周口市中小学专项性社会实践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民兵革命传统教育基地”“青少年教育基地”“扶沟县新四军研究基地”等称号。

“古有伯乐识马行千里,今朝我将伴你度百年。”从父亲数十年的坚守,到如今儿孙接力守护烈士英魂,姜鸿起如泉下有知,当瞑目!

(作者现任中国版权协会常务理事、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会员、姜鸿起烈士纪念馆名誉馆长。)

四季风铃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云清(新乡市)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每当我听到这首歌曲时,总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五十多年过去了,经过岁月的打磨,很多往事早已失去记忆的痕迹,可是《歌唱祖国》这首歌曲,每听一遍,都会使我对第一次看到黄河时的情景,记忆更加清晰,好像穿越了时空隧道,又回到少年时期,恢复了青春活力。

从古至今,文人墨客留下了太多赞美黄河的名篇佳句。每每读到这样的诗文,都让我心驰神往,对黄河产生无限的遐想。所以,我迫切希望能亲眼看一看黄河。

日子,在我的期盼中一天天流失。没想到,幸福来得那样突然,简直让我无法相信。在我上初中二年级快放暑假时,父亲告诉我,他们部队要调防,我们家也要随部队迁移到新的驻地,在那里我就能随时看到黄河了,当时我激动得简直要发疯了。

从我知道搬家的事儿那天起,总觉得时间过得很慢。终于,盼到要搬家的那一天了。当我从郑州火车站登上北去的列车时,一颗激动的心简直就要蹦出胸口,兴奋之情无以言表。

火车快要驶入黄河铁路大桥时,我趴在车窗上瞪大双眼往外看,恨不得将头伸出窗外,好看清黄河的面貌。这时,车箱广播里传出女播音员亲切的话语:“各位乘客,你们好!我们的列车马上要经过郑州黄河铁路大桥。”听到列车马上就要经过郑州黄河铁路大桥时,我全身的血液立刻沸腾起来。“为了全体乘客的安全,为了郑州黄河铁路大桥的安全,请乘客把车窗关上……”我的心一下子凉到了冰点,两眼蓄满失望的泪水。爸爸安慰我:“闺女,别难过,隔着玻璃窗一样看。快,快看黄河!”我马上将脸紧贴在车窗玻璃上,情绪顿时高涨起来,啊!黄河,我朝思暮想的黄河啊,想象的画面和真实的景色融合在一起,让我兴奋得手舞足蹈。河岸大堤上有那么多高大的树木,还有苇草和分辨不清的绿色植物,郁郁葱葱。在河水的衬托下,简直就是一副天然的壮美画卷。植物们相互缠绕拥抱着,像一道坚固的围墙护卫着黄河。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河流,我被彻底地震撼了。“黄河水,水阔无边,深无底,其来不知几千里。”“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想到这里,我立刻转身到火车的西窗边上,看看黄河之水是怎样从天上来的。当我看到一条长长的黄练从天上飘落时,脑海中浮现出李白的诗句:“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我禁不住自问:“谁在天际抖长练,著一路风景,将我裹在练中?”我欲飘飘入仙境,忽听广播里传出《歌唱祖国》这首歌曲的旋律,听着“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是啊,此刻我不是正在跨过奔腾的黄河吗?当时我感觉这首歌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亲切动听,我陶醉在歌声里,陶醉在奔驰的列车上。

现在,每一次看到黄河我依然激动不已,漫步在黄河岸边,尽情地欣赏两岸的风光,享受着黄河赋予的无尽深情。

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我们一定要努力保护好母亲河,让母亲河充满诗情画意,让母亲河永远奔腾不息,滋养着华夏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创造新的奇迹。

诗林折枝

秋之魅

陈雨(新乡市)

在初春的明媚里
我与秋天有个约定
嫩绿的新芽
只在春风里娇媚

在初夏的双眸里
我与秋天有个约定
蓬勃的诱惑
翠绿的叶脉
只在月色里表白

在初秋的红颜里
我与秋天有个约定
红色的妖娆
金色的落叶
只在纷飞里舞蹈

在初冬的阳光里
我与秋天有个约定
浓浓的相思
缤纷的落红
只在雪融里骄傲

在四季的轮回里
我与秋天有个约定
秋风是秋叶的梦
秋叶爱着秋雨的浓
落叶纷飞里含着
青春的梦

我与秋天有个约定
雪里的那片红
是秋叶一生的痴情
金色的相思
只有深情的大地
才懂
风花雪月之后
花落叶红
是一生的感动
在初春的怀抱里
开启新的轮回

秋·梦的季节(外一首)

李淑慧(新乡市)

夏与秋只是季节的更替
也无非是一场又一场的雨
绵延了季节的变换
今夜
大雨泼洒了牧野的大街小巷
牧野古城依然人来人往
灯火辉煌
我静坐窗前用自己消瘦的文字
记载着人间的一些欢喜
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辛酸

窗前的叶子动了
穿过我的身体
凉爽的风
唤醒我尘封的记忆
多像初握笔的时候
有着激动 不安和颤抖

多少年了
我依然视文字为知己
在秋风惹人醉的夜里
躺在一朵流云之上
到达远方的远方

秋之缘

初秋的夜充盈着一丝浪漫
这一季的相思
只能用诗歌弹拨内心的诗篇

流浪的云儿
停歇在诗的家园
憧憬远方

你如一首老歌
带来了燕语千千
如烟的女子
如诗的女子
写满了秋天画板上的种种思恋

人生旅途中总有一些错误
是美丽的
如美丽的错误
结出一段美丽的情缘

馨香一瓣

老杨的理发店

崔英(新乡市)

老杨的理发店开得有些不符合商业运营规则,一是店面不在繁华路段,客流量一般,二是店内装潢不那么高大上,甚至有些破旧。但是没关系,光临他理发店的多是回头客,那些老主顾总是怀着一种老派的忠诚之心,拐进这条小街巷,来找老杨打理头发。

老杨其实并不老,今年也就40出头,在升降椅后站了20多年。店里的剪子、防静电梳、电推刀,还有五花八门的美发工具,仿佛都是他手下训练有素的士兵,会适时地被派上阵去,一番通力合作后,打造出层次分明的发型。最后客人点头还不算,老杨还要再拨弄拨弄发根,看看是否有漏剪的毛刺,再扯扯两边的鬓角,从镜子里检视一下是否对称,一切都满意了,才去掉客人身上的围布,招呼下一位客人入座。

老杨还有一副天生的好脾气,脸上整日挂着温和的笑容,跟谁都能聊上几句:接得住满嘴时髦词汇的年轻人的下句,还能和内敛话少的男顾客侃上几句国际热点,碰到嘴碎的老人家和倾诉欲强的顾客,他则化身倾听者,任他们絮叨上半个小时,直到烦恼如头发一样被嚓嚓剪去。

现在你明白老杨的店为什么这样受欢迎了吧,但还不止这些。

谁都知道,现在理发店最挣钱的要数植发,老杨曾接待过一位每周来植一次发的男顾客,他是一家金融机构的分行长,不到40岁已经出现了头顶稀疏、发际线后退的情况。他向老杨抱怨,自己每天不是存款任务就是贷款任务,焦虑的他即使半夜睡,第二天早上五点仍会自动醒来。后来熟了,他掏出手机,给老杨看他年轻时的照片,照片里是一个满头乌发的青年。有一次植完发,他从老杨递来的手机里看到自己前额处已长出了密密匝匝的头发,连声称好,同时脸上露出孩童找到失而复得玩具般的惊喜。接下来他话锋一转,感叹晚上还要熬夜,又开始心疼这新生的头发了。旁边等待理发的一位热心大妈说:“年轻人别老熬夜,对身体不好啊!”他苦笑了一下:“阿姨,谁想熬夜啊,可不干活,老婆孩子吃啥喝啥!”一直在他身后笑而不语的老杨在他的肩头轻轻拍了两下,是理解,也是安慰,那一刻,都需养家糊口的两人达成了某种男人间的默契……

老杨的理发店30多平方米,就是一个微型的小社会,世间百态在这里上演,甚至会遇到一些正处于命运转折点的人生。有一天,快要打烊的时候,门一推,进来一位身材消瘦、面带病容的50岁上下的女顾客,她的打扮略显古怪——不冷不热的天气里戴着一顶渔夫帽。她开口询问能否养护头发,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她默默摘掉帽子,露出了几乎紧贴头皮的短发。整整一分钟,理发店里鸦雀无声,人们看得出来,那是化疗后才有的模样。本来洗护这些基础活是不需老杨亲自动手的,但他朝着准备放水的洗头小妹一摆手,示意自己要亲自为这位大姐服务。他半放下椅背,招呼大姐躺下,试好水温,开始了最不寻常的一次操作。他的动作极轻极柔,无论是震动手腕的叩击拍打,还是仅用指腹的搓揉打圈,力道和幅度都小了一半,生怕再次挫伤那些来之不易劫后重生的新发。末了,老杨弃用吹风机改用毛巾擦干了头发,然后含笑对坐起身的大姐说:“头发再长些,来我店里,我给你设计一款漂亮的发型。”整个过程一言不发的女顾客从镜子里向老杨投来了感激的一瞥,感激他从始至终的不问,感激他细致入微的贴心。

晚上九点多,理发店准备打烊,一切收拾停当,门口的红白蓝三色旋转灯却亮着,这是几年来老杨定下的规矩:理发店临着的这条小街巷,路窄人多,这亮着的门头灯,就权当是给附近的街坊和路过的行人照个亮吧。

心灵驿站

少年记忆

刘传俊(郑州市)

天还没有亮,空气潮乎乎的,略带些凉意。

田野里的玉米棒子还没有成熟,套种的黄豆秧挂着青夹,也没有成熟。里面不时传来蟋蟀的歌唱,我不明白歌词是什么,但我知道那韵律不疾不徐,不高不低,很适宜满天星辉映衬下行走在土路上的我倾心谛听,谛听传入耳鼓的秘密。

村庄通往县城有二十来里地,一条土路时高时洼,起起伏伏,弯弯曲曲,一头连接着我的村庄,一头连接着灯火通明的城市。路两边的田地里种着芝麻、高粱、玉米、谷子、红薯等农作物。白天,丰收在望的田园风光尽收眼底,辛勤劳作的身影随处可见,繁忙景象一片。而这时,长长的土路和田野一样寂静,不见路人来往,始终行走着胳膊上各扛一篮子鸡蛋的一老一少。老者是住在村西头的丁姓老二奶,她家离生产队的牛屋只一墙之隔。那个少年就是我,住在村北头。

我俩是进城赶早集——卖鸡蛋去哩!

那年月农家都没有钟表,要起早办事儿,全凭估摸时间——看月亮、看星星、问问起早喂耕牛的牛把式是几更天了。那一夜,我没睡好,估计老二奶也没有睡好。肩扛生活重担的母亲,更是没有睡安稳。夜里,懵懂的我知道把生活的心都操碎了的母亲三番五次穿过一条大路,越过一个水坑,经过一个羊圈和磨面房,到老二奶家去问问是啥时候了,该不该走哩。母亲每次打听时间回来,总是安慰我再睡一会儿,告诉我听老二奶说了,牛把式喂耕牛吃了几槽草料了,才几更天什么的。

该起来进城了。我揉揉惺忪的眼睛,由母亲陪伴着来到老二奶家。母亲将一竹篮子鸡蛋从胳膊上取下来郑重地递给我,一遍又一遍嘱咐:“走在路上,你千万可别打瞌睡,招呼住筐子里的鸡蛋!”这一刻,我仿佛觉得平素用来装鸡蛋的普通竹篮子,装的不仅仅是鸡蛋,而是全家人生活的梦想,装的是可以买学习用品的希望。

来到县城北关,天还没有亮,街灯仍在闪烁。在第六零售门市部东北面的马路边,我喘息着,逡巡着,找一“空地儿”坐下来,单等天亮了有人来买鸡蛋。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东方天际泛出了鱼肚白。又过了一会儿,万道霞光洒在了我的身上,也洒在了我脚前篮子里的鸡蛋上,不管红皮的、白皮的,一律放着光。

我将目光逐一投向前来赶早集的“顾客”,眼巴眼望他们能走到我的篮子前,蹲下来买走鸡蛋。可是,有的随便问一句就走开了,有的路过头也不扭扬长而去。终于有了买家,谈价,挑选。那时一块钱十个鸡蛋,论个不论斤。第一次卖鸡蛋的我,实在没有经验,不知道让买家大的小的挨着拿,几个“城里人”专挑大的拿,剩余的不好出售了。太阳越升越高,眼看早集将散,我急得想掉泪。这时,老二奶篮子里的鸡蛋已售罄,她从容地向我走过来,像是对来买鸡蛋的央求,也像是对我说:“这娃没上过集,没卖过鸡蛋,您就别挑了,挨个儿拾吧……”最后,一个好心的大娘把剩余的鸡蛋全部“买”走了,我欣喜若狂。当我将卖鸡蛋的九块三毛钱眉飞色舞地交到母亲手里时,如释重负。母亲夸我中用了,能指望住了,后来,遇有类似的“差事”,母亲都交给我去办。

母亲善于养鸡,拿鸡蛋换钱补贴家用,她精打细算过日子在全村是出了名的。每年春天,母亲都要从固始县来卖炕鸡娃儿的大圆扁“窝篮”里买回一些精心喂养。一春又一春,一茬又一茬,在我的记忆里从未间断过,直到母亲五十三岁那年因病不幸去世。有时,老母鸡“落窝”,母亲就用自家的鸡蛋去兑换邻里有“育儿”能力的鸡蛋,让母鸡自行孵化小鸡娃儿。下地干活时,母亲将小鸡娃儿放到一个上下小中间肚大的竹器里带到地里,她一边劳作,一边让它们跟在身后叨草尖或捉小虫吃。夏天割麦子时如此,秋天翻红薯秧或锄地时也是如此,几乎形影不离。

我所生活的村庄,旧时有一圈寨墙、四个寨门。西寨墙外有一个晒场,晒场西那块十多亩的庄稼地,秋季大都种植着红薯。麦罢,早春栽种的红薯芽经过几个月的生长,锄过几遍地后,红薯秧长势飞快。该翻秧梳理和薅草了,母亲照常带了小鸡娃儿下地做这些活计。担心小鸡娃儿口渴,每次下地时,母亲总是带一瓶清水,倒在晒场西边那个破碗里。它们在地里觅食一阵子了,就会时不时跑过来伸着脖子在破碗里“啄”上几口,然后仰起来咽到肚里。母亲曾不无感慨地说:“人娃儿、鸡娃儿一个理儿!”小鸡娃儿在这里生活了一些时日,也许是熟悉了周边的环境,也许是理解了母亲的意思,让母亲尽管到别的地块去劳动。母亲换了另一块地去劳作时,就放心地将它们散养在这里。那时,我大概上小学三年级吧,每天早上,我学着母亲的样子,将小鸡娃儿们送到那块地里,将清水倒在破碗里,然后背上书包走向学校。下午放了学,我便按照母亲的吩咐去接它们回家。

夕阳晚照,天高地迥,一切植物都披着妩媚的色彩,是那么明净可爱。我顺着北寨外的河沟往西走,跨过西寨外的河沟,再从晒场的北边走到晒场西边中部的田埂上,那是放竹器和鸡娃儿们白天喝水的地方。它们在地里“奔波”一天了,的确不饿了,我喊道“鸡娃儿——鸡娃儿——”,它们好像听懂了我的叫声要回家似的,一个个歪歪着嗉子从四处朝我小跑过来。我熟练地将竹器的上口歪向一边,它们“叽叽叽叽”乖乖地钻了进去。确认都到齐了,我扶正竹器,唱着从学校学来的新歌儿,提着它们一同回家。

日复一日,我就是这样不厌其烦地往返接送它们的。有一天,忽然觉得提着的竹器有点儿沉甸甸的,我知道这是它们一天天长壮了的结果。当我联想到有朝一日它们在堂屋门后的鸡窝里产了蛋后,红着脸“咯咯嗒咯咯嗒”地跳出来,母亲毫不吝啬地抓一把粮食撒过去以示“奖赏”的情景时,抿嘴差点儿笑出声来……

日月如梭,往事如烟。数十年后,我常常日里夜里莫名地遇见那一段纯真的少年经历,清晰如昨。那是我人生四季里充满幻想、风铃叮当作响的季节,真值得回望啊!

秋水共长天一色 徐群 摄

■版权声明 除法律许可之外,未经本报书面授权,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非法使用本报享有版权的内容。